

08 91

延寿文史资料

第五辑

91

政协黑龙江省延寿县
文史资料委员会



延寿文史资料

第五辑

政协延寿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1991年1月

目 录

打败北来，保卫人民政权·····	刘德山 王宪章	(1)
延寿县电影的由来·····	刘 影	(10)
二人转在延寿·····	杨雨春	(16)
“同五宾”红十字会轶事·····	<u>王玉卿</u>	(25)
民间皮影戏·····	张一新 张 岱	(28)
漫话加信街·····	王玉尽	(39)
五十年代的延寿评剧团·····	杨雨春	(45)
回忆《延寿报》·····	冯 波	(76)
回忆建国前省三中校长李抗同志·····	郝恩荫	(81)
建立农村俱乐部亲历记·····	冯 波	(94)
同宾“医林领袖”——金敦中·····	孙加琪	(99)
大青川剿匪记·····	赵文阁	(104)
伪满时期的加信消防队·····	王玉尽	(112)
倍受群众欢迎的幻灯·····	张 伟	(115)
回忆抗联生活·····	<u>杨洗尘</u>	(119)
我的艺术生涯·····	张玉兰	(126)

文化服务挑.....	张一新(151)
前民国时期延寿学生活动片断.....	孙加琪(156)
一次难忘的演出.....	刘影(164)
延寿中学勤工俭学的回忆.....	刘发达(171)
民国后期至伪满初期加信街商业概况.....	刘海峰(178)
坚持党的文艺方向积极为农村服务.....	滕百忠 (182)
舞台生涯四十年.....	由玉彬(190)

打败北来 保卫人民政权

刘德山 王宪章

延寿县城解放不久，为了尽快拯救还被反动势力统治下的广大农村人民群众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，延寿县委遵照党中央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”的指示精神，决定在农村开展群众运动。首先在延西的平安、兴隆先行试点，然后在全县铺开。

1946年3月份，由孙友谦、崔精诚队长率领的民运工作队进驻兴隆镇。

工作队总共有16人组成，它是延西民运工作队的分队。当时民运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、武装群众、组织建立农会、开展减租减息、反匪特、反恶霸斗争，从而建立和巩固农村政权。

民运工作队进驻兴隆镇之后，开始发动群众，但是常常受到匪徒的破坏和干扰。群众不敢接近民运工作队，致使工作受到影响，工作队员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。因此，消灭匪徒，是工作队的当务之急。

经常窜入大青川、兴隆一带的匪队有北来、一枝花、老二哥、王玉山（王炮）、黄宝金（黄炮）等。这些匪队都是由惯匪、地痞、伪警特、保安队等组成。开始是多股，由

于他们气味相投，有国特的建军串通，不久即凑合到一起，组成什么中央先遣军、挺进军，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力，成了“中央胡子”。他们抢夺、烧杀、打骂群众、强奸妇女；憎恨共产党，盼望国民党早日到来，恨不得一时把立足未稳的民运工作队挤出兴隆镇。

民运工作队进入兴隆镇时，曾有朝鲜义勇军的一个连队保护，开展农村工作。但不久，义勇军调走，执行其它任务，兴隆镇只剩了民运工作队，在匪患严重的形势下，显得力量十分单薄。北来匪队趁此机会往兴隆镇捎信儿，勒令民运工作队赶快离开兴隆镇，否则自食其果，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。

面对敌人的武力威胁，不能不谨慎行事。民运工作队向县里报告了兴隆镇以及大青川的匪情，请求速派部队来，歼灭这伙顽匪，保证工作队正常工作。但是县里兵力不足，为数不多的武装到中和剿匪去了。

县委指示民运工作队要提高警惕，坚守岗位，稳定民心，等待部队的到来，如果形势严峻，迫不得已可暂时转移。

当时的形势对我十分不利，北来队并凑了200多人，有七挺轻机枪，两个掷弹筒，还有一个白俄人专门给修理武器（这个白俄人吸食鸦片成瘾，北来可满足他的需要，利用他的技术）。这伙土匪不断扩充实力，并派出探子，窥视民运工作队的行动，他们凭借较强的武器装备和拥有多名“炮手”的优势，步步逼近区政府所在地——兴隆镇。

形势越来越紧张，在义勇军撤走的第三天晚上，孙友谦召集工作队开会，分析了形势。为保存实力，决定向常油坊

(今延河)方向转移。临撤退时,孙友谦将工作队员王宪章、李占元(区长)两位同志留下,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了解群众反映,掌握各界人士动向和看守区政府。

这个时候是五月节过后,天气也暖和了。尽管当时形势吃紧,但是群众仍没有改变以往的习惯,晚饭后聚在街上乘凉、闲唠嗑。这种场合,正是了解情况的好机会。

民运工作队一撤走,王宪章和李占元顿时感到孤单了,同时也觉得自己的责任更重大了。一天晚上,他俩换了衣服,又各自找了顶草帽,来到街上。正巧十字街口有一伙人在听一个人讲什么,他俩凑上去一看,发议论的人是李向荣:“你们别听八路那一套,我在关里河北那地方早就经历过了,今天八路来了,明天国民党又来了。说实在的,共产党站不住脚,你们起来跟他斗……。”说到这儿,群众有些骚动,七嘴八舌,说什么的都有。

李向荣是原商工会会长,民运工作队进驻之后,把他列为清算对象,因此,他对共产党和现实不满。这次工作队撤出,北来队又步步逼近,他认为共产党完了,用不了几天,这里将是国民党的天下。所以赤膊上阵,大造反革命舆论,企图扭转乾坤。象他这种抱有幻想的人或者是被蒙蔽的人,在兴隆镇大有人在,从这方面说,也给工作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

回到区政府,王宪章和李占元都感到现在问题严重。在北来队压境的形势下,个别人在群众中散布谣言,进行反革命煽动,这是一种新动向。形势危急,刻不容缓,应该赶快向工作队长报告,以便采取对策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接着分工,李占元留下看守区政府、王

宪章去汇报情况。

工作队转移到常油坊后，住在原警察所。院里有一个炮台，与房子连在一起。正要吃早饭的时候，王宪章到了。孙友谦一看他气喘吁吁，满头是汗，知道有情况。但为了稳定情绪，没说别的，让他吃完饭再谈工作。

饭后，孙友谦、崔精诚，还有小队长赵钟麟等人王宪章进了炮台。王详细谈了在兴隆镇听到的和看到的情况，特别指出了李向荣这个危险人物和他代表的思想倾向。听完汇报，孙友谦觉得暂时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等待剿匪部队来灭匪。于是鼓励王宪章他们继续坚持下去，三天后，县独立营就可赶来。

王宪章又回到了兴隆镇。

和李占元碰头时，王宪章传达了工作队长的指示。他们觉得，组织上把我们留下，是最大的信任。为了便于掌握情况，再危险我们也不应该离开兴隆。但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，今后不能在区政府的屋里住了，否则，稍有马虎就容易被敌人端窝。

他俩决定，从区政府的屋里搬出来，到道南成衣铺家的房顶上去睡觉。成衣铺与邻居家房子连在一起，一个房脊高，一个房脊矮一些，夹空之间正好睡人，还滑不下来。虽然晚上有蚊子叮咬，但比在屋里安全多了，而且抬头可看见区政府，还不易被敌人发现。

下午，李区长因家有事，回北宁了。

晚上李占元没回来，王宪章一个人顺着梯子上房。

当鸡叫三遍的时候，一阵狗叫，将王宪章惊醒，他一骨碌爬起来，往四外看，因雾气较大，加上天还未全亮，朦朦

胧胧看不出去。只听得从北门方向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，狗仍没完没了地叫着。王宪章知道北边没有我们的部队，估计可能是敌人进街了。

这时候，屯里群众也被狗叫惊醒，人们慌慌张张地奔学校西南的瓦盆窑躲避。街里狗咬声、脚步声、喊叫声混在一起，乱作一团。王宪章下了房，也奔瓦盆窑去了。

瓦盆窑聚了100来人，都是屯里的老百姓。大家呆呆地坐着、站着，谁也不知道屯里发生了什么情况。

约摸六点钟，突然有人喊王宪章的名字，招呼他赶快回区政府。王宪章仔细一听，是李占元区长的声音，声音是从区政府门前广播台上传来的，他觉得不会有什么意外，于是来到了区政府。

原来李占元和大青川保安队“搭上了话”。保安队长叫王荣，手下有六七十人，穿的都是自卫团的黄军衣，武器装备有套筒、连珠、捷克、三八式，每人都背着大子弹袋。听李占元说，他们是来保护“小街”（即兴隆）的。

李占元让王宪章去东南隅找郭牌长，通知他杀两口猪，送到徐家馆子。郭牌长是个老头，有60多岁，一听区长有令，不敢怠慢，满口应承，立刻找人杀猪。猪肉送到徐家馆子，王荣领着保安队大吃大喝起来。

保安队天天如此挥霍，王宪章和李占元有话说不出。到第三天头上，王宪章去常油坊请示队长。赵钟麟告诉他：“你们千万要加小心，保安队不是我们的人，他们说是来保护兴隆的，其实不一定是好心。”

结果就在这一天，保安队吃饱喝足以后，不跟任何人打招呼，嘴巴一抹开走了，白吃白喝了三天。

等王宪章回来，已是下午两、三点钟，头晌王荣的保安队就走了。此时，他又饿又累，在徐家馆要了饭菜，大口吃起来。这当儿，街里大乱，“压呀，压呀”的声音，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。街里的人惊慌失措，没命地往东跑。王宪章放下饭碗，随着人流到东南炮台，回头一看，北来的人已经占了南门，正往街里推进。北门、西门也都让北来占了。

南城外是一片平地，庄稼不太高，连个遮身的地方都没有。土匪的枪声大作，逃命的群众有的猫腰跑，有的在地上爬，大家都蒙了。奔梁家屯的，奔东南沟的，你喊我叫，乱成一团。

功夫儿不大，北来匪队全都进了小街，占据了区政府。枪声渐渐停了，王宪章在地里爬了三四百米，顺着一条沟到了梁家屯，然后经虎圈山到了常油坊。

工作队长听完汇报，询问北来有多少人，因为王宪章正在饭馆吃饭，土匪就进来了，具体情况不清楚，回答不上来。孙友谦等人考虑，此时形势严峻，兴隆被敌人占领，工作队暂无立脚之地，现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，我们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碰。于是决定吃完晚饭，立刻转移，到团山子一带去打游击。

兴隆被北来占领，王宪章不可能再回去了。这些日子不得消停，他的体力消耗很大，任务也完成得很好。孙友谦让他找个老乡家体息几天，不要去打游击了，以解除疲劳。王宪章考虑在哪儿都是呆着，不如回县城的家里，孙友谦同意了他的要求。

当王宪章乘坐张正中开的大板车（拉旅客的）到达县城

时，已是晚上7点来钟，早已过了戒严时间（5点开始戒严），王宪章和30来名旅客都被隔在城外。汽车又把他们拉到城西王成德家（地主院套），住在他的东下屋。

傍晚鸡叫的时候，一阵敲门声把大家惊醒：“我们是剿匪司令部的，去兴隆镇打胡子，雇你们的车，”王家人打开院门，进来了一些穿军装的。

叫他们这么一和弄，谁也睡不着了，都出来看热闹。说是雇车，实际上就是让他们给出车。王成德有两挂胶皮车，主人赶紧让老板子套牲口，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意思。

进院来的人边说话，边等车，王宪章听到其中一个声音特别熟，到跟前一看，原来是他的同学孙景略，在县警卫连一排当班长。孙也看清了王宪章，感到很奇怪，问他干什么来了？王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。

县里正要去兴隆镇剿匪，对敌情还不算太熟悉，真是无巧不成书。孙景略领着王宪章去见县剿匪司令张希尧。

这功夫儿，张希尧就在王成德的大院里，他听了兴隆镇的情况，非常高兴，不住地拍打着王宪章的肩膀。最后，张希尧沉默了一会儿又问：“王宪章，我想请你当向导，随队伍连夜去兴隆镇，你看怎样？”

突然而来的任务，使王宪章一愣。他刚刚从匪患四起的兴隆回来，连家门还没进，不知家里情况如何。再说连日来紧张少觉，弄得他疲惫不堪，但他毕竟出身贫苦，参加工作队又有了一定的觉悟，一听说有任务，满口答应了。

等剿匪部队到常油坊的时候，已是中午11点多钟。占据兴隆镇的北来匪队闻讯已逃往干饭锅。

王宪章去过干饭锅，比较熟悉这里的地形及地理位置，

问品集中在区政府，刘德山、王宪章负责分送到各个连队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后来，县独立营和警卫连又连续两次追剿北来，迫使北来残匪窜至五常县小山子，被彻底歼灭。

清除匪患，兴隆镇社会趋于安宁，群众消除了顾虑，随之土地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。

李成武整理

作者简介

刘德山：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 现离休

王宪章：原党校干部 现离休

延寿县电影的由来

刘 影

伪满时期，延寿这个山区小县，文化设施少得实在可怜，只在关帝庙前，有一座不经常演出的戏楼。再就是外号叫“大烟王”的鼓书艺人，在戏楼旁边的空地上说书。

说到电影，除去外地的人看过之外，不出门的人可能连听说都没有，更何况看啦。伪康德十年，公安校院内演了一回电影，演的动画片（那时叫卡通片），内容是描写兔子和狼的故事，可谓人山人海，整个院子都挤满了。等动画片演完，放映机出了毛病，正片没看到，人也走完了。这就是延寿县人在本乡本土上第一次看电影。

延寿人民真正看到电影，那是解放以后的事。1952年省文化厅电化教育工作队来我县演电影，演的是苏联片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在县政府礼堂演一场，在公安校（那时是一完小，现在的育红小学）院里演一场，总共在县城演两场，农村还是没看到。

延寿从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电影放映队呢？还得从头说起。

一、集资买电影放映机和发动发电机

1952年，我在一完小当教员，因爱好文娱，常参加业余演出活动。当年的暑假将要结束时，组织上派我去东北人民

政府文化部，参加文化干部训练班，学习放电影。事先我一点消息也不知道，乍一知道信儿，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。当时，我还是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，电影对我来说是相当神秘的，自己能操纵放映机演电影，那可太神气了。到省里集合后，我们集体来到了沈阳。校址在沈阳市故宫院内，放映班的教室是大政殿后面的老罕王寝宫。

我走后，县委责成宣传部宋克诚同志负责向全县人民集资买电影机的工作。当时的做法是：城镇以各单位，农村以管理区为单位进行认购电影券。电影券10个一联，每个1角钱，每联1元钱，凭电影券看电影，一联看10次电影。计划卖出10万张，集资1万元。据后来知道，城镇各单位的职工集资款收上了现款，农村管理区条件好的给了现钱，条件差的没有现钱，全是村的欠条。但电影券同样发了下去，这样做等于拿钱不拿钱的同样看电影，给以后工作带来了麻烦。

二、电影机和延寿人民见面了

1953年6月份，经过宋克诚同志的努力，用现款在松江省电化教育工作队，买了一套捷克AMOL型16毫米电影放映机、一台在国民党军队发报用的美式PE——75型发电机。

我从放映员学习班毕业后，留到省电教队当了放映员。延寿买了机器，把我借回来，又配了一名部队转业的郝守志当发电员，宋克诚同志为负责人，成立了延寿县电化教育工作队。延寿人民终于在党的关怀下有了自己的电影机。

我们演的第一场电影，是在县人民政府院内演的，上演的是苏联片《山野的春天》。当夜幕降临时，县政府的大门

关上了，公安局的同志在小门收电影券，凭券入场。只有廿多分钟，院子内人就满了

开演前，县长赵钟麟同志讲了话。他说：“我们盼望已久的电影机，在县委的关怀下，在省电教队支持下，经过全县集资，今天和人民见面了。今天，我们在院内演电影，大家站着看，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将会有电影院，大家可以坐着看电影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县将结束没有电影的历史。”

庄严的时刻到了，当放映机马达转动，光束照射到银幕上时，我激动得流下了热泪。我为自己成为延寿第一任放映员感到自豪，心中默默下决心：今后任重而道远，我决不辜负县委的希望，人民的信任。

虽然我演的这场电影距今已经37年了，但仍象昨天一样，它为我终生从事电影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当宋克诚同志去省电教队取机器时，征求了文教科郭伟奇科长的意见，问他这次取机器时带回来什么片好？郭伟奇意见选择苏联片《山野的春天》，回来在全县巡回放映。这部反映苏联集体农庄故事的影片，在县城演完之后，马上深入农村与各管理区的社员见面了。

因为农民是头一次看电影，对电影处处感到新鲜，因此出了不少笑话。他们来看电影时，都是成群结队，先看“电锅”，然后沿着“电管子”到“摆弄片子的地方”，最后再摸摸“影窗子”，这些玩艺儿都看过了，才坐在地下等着看电影。

观众的幼稚心里和好奇的神情，常逗得我发笑，尽管我几个月前也是这副模样，但现在总比他们明白了许多。所以，我在开演前除了介绍影片内容之外，还讲解一些有关电

影的知识，比如发动发电机是发电的，不叫电锅；电源线把发动发电机发出的电，输送到放映机的电源变压器中，不能叫电管子；放映机将影片的图像投射到银幕上，声音是从扩音机通过扬声器放大还原的，银幕不能叫影窗子，放映机也不叫摆弄片子的。

通过这样的宣传引导，再叫电锅、电管子的少了。但每次放映电影，还是有不少社员三五成群，先看发动发电机，顺电源线到放映机，摸摸银幕，然后才能坐下等着看电影，如果不这样，就象这场电影没看全似的。

那时候，我县乡村土路实在难走，特别是水田区更是寸步难行，走不了几步就打误，有时还要翻车，真是提心吊胆。有一次，我们从平安到朝阳，本来不远，可是一步一个坎，路上打了17次误，翻了一次车。我们3个人豁出去了，脱掉外衣，误车就搁，搞得满身是泥，整整走了一下午。到朝阳时，我们没顾上这些，马上试验机器、倒片，准备晚上放映。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，又如我们到莲河管理区演出时，因为道不好，将扩音机墩坏，试验机器时没有声。这时天渐渐黑了，管理区早已下达通知，请各屯来看电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饭也顾不上吃，打开机器，查找故障，最后发现墩断了几条线，我们赶紧抢修，当晚为群众演出了《白毛女》。

记得第二次在全县巡回放映前，省影片公司给了一部新片《白毛女》，县里决定先在县城演，然后下乡。有人说在县政府院里演电影不利于保卫，容易出意外，文教科、宣传部和公安局研究，决定在轻刑犯伙房的院子里演，这里既有大门，又有板墙，还有犯人帮忙看着不叫人跳杖子，是理想